

# 读蔡东藩先生《宋史演义》有感

□ 刘振山

## 壹

先前读书、讲课时，一牵涉到宋朝，脑中立马浮现出其疆域版图。北宋仅存“半壁江山”，南宋只剩“残山剩水”，这一认知源于与唐朝的对比。与唐朝相比，宋朝疆域小了太多。别说开疆拓土，宋朝连老祖宗的基业都守不住。比如，战国七雄中燕国的国土，在北宋时期未能收复；到了南宋，即便祖宗的发祥地、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的登基福地——晋冀鲁豫陕地区，也被金朝掠夺而去。南宋疆域大幅缩水，与金以淮河为界，自然成了“残山剩水”。

是经济不繁荣，无力抗衡吗？观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便知，并非如此。经济发展与疆域大小有一定关联，但对疆域大小起不了决定作用。比如，与北宋、辽鼎立的西夏，只是一个小小国、一个地方割据政权，东与辽、东南与北宋抗衡。西夏与北宋相比，实力相差不止一个档次——它仅是如今以宁夏银川为中心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，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西夏，却敢与北宋、辽分庭抗礼。在西夏与北宋发生纷争时，北宋为求得平安，年年向西夏政权纳贡。为何会这样？因为西夏国君有宏图大志，想称霸一方；而宋朝呢？哪一位君主有称霸的雄心？没有。

过去，读书读到宋与辽、西夏相关的情节，总是心意难平。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有时与同学、同事、朋友谈及这些，心里总有些堵，却又不甚了了，这份疑惑便一直留存至今。近日，读民国初年蔡东藩先生所著的《宋史演义》，才对此有了一点认识：北宋的“半壁江山”、南宋的“残山剩水”，是君昏、臣奸共同导致的结果。

## 贰

君昏，指君主糊涂短视，无宏图大志，既不能高瞻远瞩，也无法分辨臣子忠奸，一生昏聩，只求苟延残喘。

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，在协助五代时期后周的柴世宗打天下时，也颇具能力与谋略，却在柴世宗病逝后，趁其遗属孤儿寡母无依无靠，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篡夺了

政权。因皇位来得不够正大光明，他担心有一天自己的继承人也会因某种原因被属下逼迫下野，便与宰相赵普商议，用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方式，解除了军事将领的兵权，给他们丰厚俸禄，让他们解甲归田、安享晚年。此举虽让他不再忧虑皇位旁落，却也为宋朝的军事弱势埋下了隐患。此外，在其父的督促下，为防止五代兵变重演，他承诺死后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；加之朝廷推行“重文抑武”政策，宋朝自此别说主动开疆拓土，就连苟且偷安也做不到。一旦辽或西夏来犯，朝中不少文臣首先想到的便是迁都、纳贡。著名的“澶渊之盟”便是典型：宋真宗时期，辽军深入宋境，朝廷震动，大臣纷纷提议迁都，唯有寇准力排众议，劝说皇上亲征。可最终双方缔结盟约时，宋朝仍需每年向辽输送银绢。

可以说，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没有后周柴世宗的雄才大略，只知被动守土，却不明白“被动守土终难守”，唯有主动进取方能巩固疆域、保护百姓。他的后继者，受其影响，大多缺少唐初统治者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。所以，北边的辽、西北的西夏这两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，一旦缺少钱财物资，便会侵扰宋朝边疆，而宋朝则一味输送银绢，令人义愤填膺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北宋最昏聩的君主当属宋徽宗。他毫无政治才干，却极具艺术细胞，堪称南唐李煜式的人物。后宫嫔妃众多，他仍不满足，竟对青楼女子李师师魂牵梦绕，私下频繁与她相见。更荒唐的是，金兵南侵时，他不思组织军民抗金，反而主动禅位给儿子，自己当起了太上皇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未能安稳：金兵攻势下，大宋一败涂地，宋徽宗与宋钦宗双双被俘，皇宫中的太后、贵妃及宫女也被一并押往金营，惨遭蹂躏。可以说，在北宋一百多年的统治中，没有一位皇帝称得上有政治远见、有宏图大志，连唐朝中兴之主唐肃宗都比不上。这便是自宋太祖开始推行“重文抑武”政策的结局。

再看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，亲眼看见父亲、兄长、妻子被金兵掳走，却没有一丝一毫报仇雪恨的决心，只想着偏安一隅、苟且偷安。将领们拥戴他，并非因为他有才干，只

因他是“皇帝之子”——当时其余皇亲皆被金兵掳走，将领们想借他的名号号召天下、统一抗金、收复山河、迎回二帝。彼时南宋的将领，也并非北宋末年那般颓废，他们忠君爱国，有血性、有能力：前有宗泽、李纲，后有张浚、韩世忠、岳飞。尤其是韩世忠与岳飞，他们在与金兵的交锋中，冲锋在前，杀得金兵鬼哭狼嚎，金兵见了他们便胆战心惊，视他们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可宋高宗只愿当皇帝，享受供奉，毫无进取之心。大臣建议定都建康（今南京），他因惧怕金兵，执意要定都绍兴；后经将领与大臣反对，才折中定都临安（今杭州）。将领们一心北伐、迎回二帝，宋高宗却满心忧虑：若父兄归来，自己的皇位还能保住吗？即便徽、钦二帝多次捎信求他救援，他也始终顾虑重重。正因如此，坚决抗金的岳飞与宋高宗的心意相悖，最终在奸臣秦桧的唆使下，岳飞从北伐前线被调回，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处死。此举不仅让金兵安心，更寒了抗金将领们的心。韩世忠在夫人梁红玉的劝导下，不再关注抗金之事，也不过问朝政，归隐山林。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，从未谋划过北伐，金兵一来便仓皇逃窜。

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是宋理宗，在位四十年。他在位期间，疆域相对稳定，也曾想过北伐，朝中主政者韩侂胄也支持北伐，却因准备草率而失败。俗语说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，当时国库并不充盈，凭什么北伐？要北伐，朝中文臣武将还需上下一心，可经过几十年的内耗，朝廷上下早已各怀鬼胎。结果，军队一到前线，与金兵一交锋便溃败下来。

可见，宋朝自赵匡胤起便推行“重文抑武”政策，后世君主如宋高宗，更是只求偏安、苟且偷生。他们用人不遵循“近贤臣，远小人”的原则，反而亲近奸佞之徒，如此君昏，宋朝江山自然会沦为“残山剩水”。

## 叁

臣奸，指臣子心怀奸诈、行事邪恶——臣子本应忠君报国，可宋朝不少臣子却私念过重：和平时只求平步青云、谋取私利；国难当头时，要么退避三舍、偷奸耍滑，要么干脆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。

大臣应忠君爱国。要开疆拓土，需文臣武将上下一心、前赴后继，可宋朝并非如此。比如戏曲中唱的潘杨两家冤仇的起源，便取材于真实历史片段：潘美是抗辽元帅，杨业是先锋。潘美定下攻辽计划后，与杨业约定了会合地点，却要奸计耽误了会合时间，让杨业独自冲锋在前，深陷重围。杨业直到弹尽粮绝，也没等到潘美援军，最后碰死在李陵碑前。北宋一个军事统帅都如此偷奸耍滑，更何况其他将领？

宋神宗时期，为改革弊政、发展经济，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，却遭到司马光带头反对。朝中文臣因此分成两派：革新派与保守派。朝廷形成了这样的格局：王安石一派主政，司马光一派就受打压；反之亦然。两派之间毫无通融，也不愿寻找对方主张中的合理部分，结果这种党争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。待蔡京主政时，派系斗争愈发激烈，奸佞之徒横行朝野。金兵南侵时，文臣纷纷投降，武将不战而败，即便有少数坚持抗金的文臣武将，也难以扭转局势。更荒唐的是，宋朝宰相张邦昌竟被金人立为“傀儡王”，替金人统治汴京、征收租税，沦为国家的叛徒。

南宋初年的宰相秦桧，本是金人内奸，一直为金人效力；南宋后期的宰相贾似道，在宋理宗时期主政，除了吃喝玩乐、荒淫无度，便是谎报军情——当时蒙古军队已打过长江，他仍沉迷享乐，直至蒙军逼近，才慌忙应对，可为时已晚。

忠臣也不团结一心研讨对敌方法。如南宋时张浚、赵鼎都主张抗金。可两人就是不能合在一起。张浚在朝，赵鼎就得离开。好在张浚离世前，还是向皇上推荐赵鼎主政。

可以说，宋代疆域是“半壁江山”“残山剩水”，主因是君昏，其次是臣奸。

# 上党秋光赋

□ 崔书林

北寨，垂垂以西苑东廊。雨落千流，溅银溶碧；霞萦百嶂，流金映苍。展丰颜而萋萋，搞妙景以皇皇。

乃其葱岭汇曦，玉岫妆霓。菴童笑稠，里巷歌脆。谷粮厚而隆重，蔬果丰而盛美。于是汗流浹背，长垄多挑担之肩；笛响骑乡，高衢尽催轮之袂。欣场满而情酣，喟仓盈而意醉。尔闻锦帜飘红，朱廊衍翠。乐群竞喧，画派争绘。花旦而粉黛烟花，骚家而流觞曲水。潞天异色，

卿云动静尔祥；漳岸娇颜，宝月游移亦喜。

诚知天人并力，华夏开元。非惟甘霖之馈，更赖善政之援。时令鸿熙，亩腴安疏以稼？春潮浩荡，风劲正好于帆。于是激扬山水，踔厉坤乾。效精卫之所刳，弘弈神之所坚。立异而克难则锐，开新而排阻乃转。爰闻阜滋其幸，丰获其欢。天眷抒情，灿灿兮秋光大美，神华放眼，灼灼兮妙景殊馥。